

生命的舟帆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敘利亞偉大的詩人季伯倫曾說：「那竹子雕刻的越深，吹奏笛子的聲音越響亮。命運在你心裡傷得有多深，你愛的力量就有多大。」這首優美的詩句能給予傷痛的人許多鼓舞的力量。但是當人碰到困境，當人真正面臨傷痛，卻少有人能真正以這個境界鼓勵自己。

人的痛莫過於親人的離去，特別是在不預期的時候，在年輕生命正璀璨的時刻，驟然撒手人寰，留下的多是不捨與抱憾。

前一陣子參加一位年輕師姊的追思會，記得一年多前，才剛剛參加她的婚禮，沒想到婚後沒多久她就罹患癌症。幾經治療，最後仍離開最摯愛的親人。從許多角度看，她都是一個很完美的女性；長相莊嚴美麗，接受一流的英國式教育，為人正直開朗，樂於助人，處事果敢。這樣的傑出女性正準備在家庭事業作一番嶄新的開拓，正準備在慈濟道場上盡一己之力。但就在一切就緒之際，無常突然造訪，任誰都無法挽回造化無情的擺弄。

但是她的父母卻無比的堅強，以著驚人的意志力渡過生命中最大的考驗與激盪。他們發願要把對女兒的愛，擴大到更多的人身上。在追思會上看到一幕幕師姊從幼年到亭亭玉立的照片與場景，童年彷彿昨日，倩影今日在何方？不用

說父母，到場的每一個人，都感受到這種生命虛幻，若有實無的人生實相。

但是這位師姊無論如何是幸福的，她的英文名字就叫做天使。她如天使般的來，如天使般的走，沒有造業，她必定會在世界的另一頭展現更奪目的光彩。師兄師姊們在追思會上無不低頭默禱著。

存在是一種恩賜，生命是一種奇妙的聚合。沒有人知道我們為甚麼來到這世界，又為何突然必須離開？一切都沒有定數，只有無常是必然。

經歷過親人生死問題的人，以上的論述定會是親切有感。人生真的不是我們能全然把握，就是因為如此，我們不能須臾空過。在來去的過程中只有愛是真實的經歷。為何我們思念親人，因為愛。為何我們困惑失去，因為眷戀著這有情的人間。無常是真，有愛是真，其餘一切都只是幻化煙雲，隨風消散。

曾經有一位母親，她的大兒子非常孝順，自己開了一個修車廠，弟弟和他一起經營修車的工作。母親以這兒子為榮。大兒子總是和母親無話不談，今天誰來修車？今天的客人發生什麼事？母親是他的知己。在現代的社會中，這種孝順令人感佩。

在一天的晚間深夜三點多，大兒子

開著車送朋友回家，在回程的高速公路上，一輛拖板車疾駛而過，突然間在超過大兒子的車之後，又緊急煞車，汽車車頭整個卡在拖板車後方，被拖行數百公尺，汽車車頭著火，大兒子就如此葬身火海之中。

這個不幸沒有人會相信，母親頓失所依，她最疼愛的兒子，她的知己，如今一夕間灰飛煙滅般的消失在人間。母親的痛是無法回復的，慈濟警察聯誼會的師兄姊們帶著她參與各種活動，嘗試舒緩她的哀傷。

就在日子遠去，哀痛逐漸消逝之際，她的二兒子，在一次誤會的毆鬥中，竟被打死。這事件，一如晴天霹靂般再次打擊原本脆弱的母親。生命的考驗究竟如此嚴酷。到底是為何因素，命運加諸在一個人身上的悲傷必須如此的巨大？

一個母親思念兒子那種痛沒有人能體會。子女體恤父母的痛，用盡一切的方法讓父母超越這種痛，這種的孝心也無可比擬。痛來自於愛，當我們轉頭看著它，我們會發現我們所痛的正是我們所愛的。我們愛的能力有多深，痛的程度就有多大。其反之亦然。當我們痛我們應思考愛，當我們感到痛，那是因為愛沒有了對象。但愛是一直存在的，所以我們一直痛。直到我們找到新的愛的對象，否則永遠無法止住痛。

這位母親的女兒何美瑤博士，也是我們慈濟的師姊，她看到親人離去後父母的傷痛，她試著膚慰他們的

痛，於是她把愛擴大，將這份空虛的痛之缺口，找到新的灌注它的清泉。痛是當愛失去了對象，於是智者尋求新的愛的對象。但是這種超越的愛，它的對象是不染著的，是不求取回報的，所以它不會造成依賴。因為依賴是苦，因為依賴後又失去是痛。美瑤博士的智慧引領她擁抱更多的青年學子，讓他們學會並體悟「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」，一如證嚴上人所言，「而在於它的寬度」，在於它愛的寬度。

覺悟的愛是透徹無染著的，她不會因為失去對象而消失，當對象消失，她仍會繼續愛，繼續以著愛她親人的心去愛更多人。正像江水乘載著舟，流過高山峻嶺，穿越蜿蜒森林，那美好的風光已經走過，到了村頭，客人上了岸，奔向他方。但是江水不會歇止，她繼續的承載著舟帆，引渡殷切的生命旅客，奔向各自既定的彼岸。

美瑤博士用她的筆寫出許多弟弟及其他青年學子的故事，用這些故事鼓勵她的母親，也超越自己對親人逝去的痛。她的筆正是生命的舟帆，她的心是無染著的愛之江河，當日子到來，她的旅客曾經上了岸，但是她的江河不停歇，繼續承載著無數的生命旅客，勇敢的航向生命的遠方。

